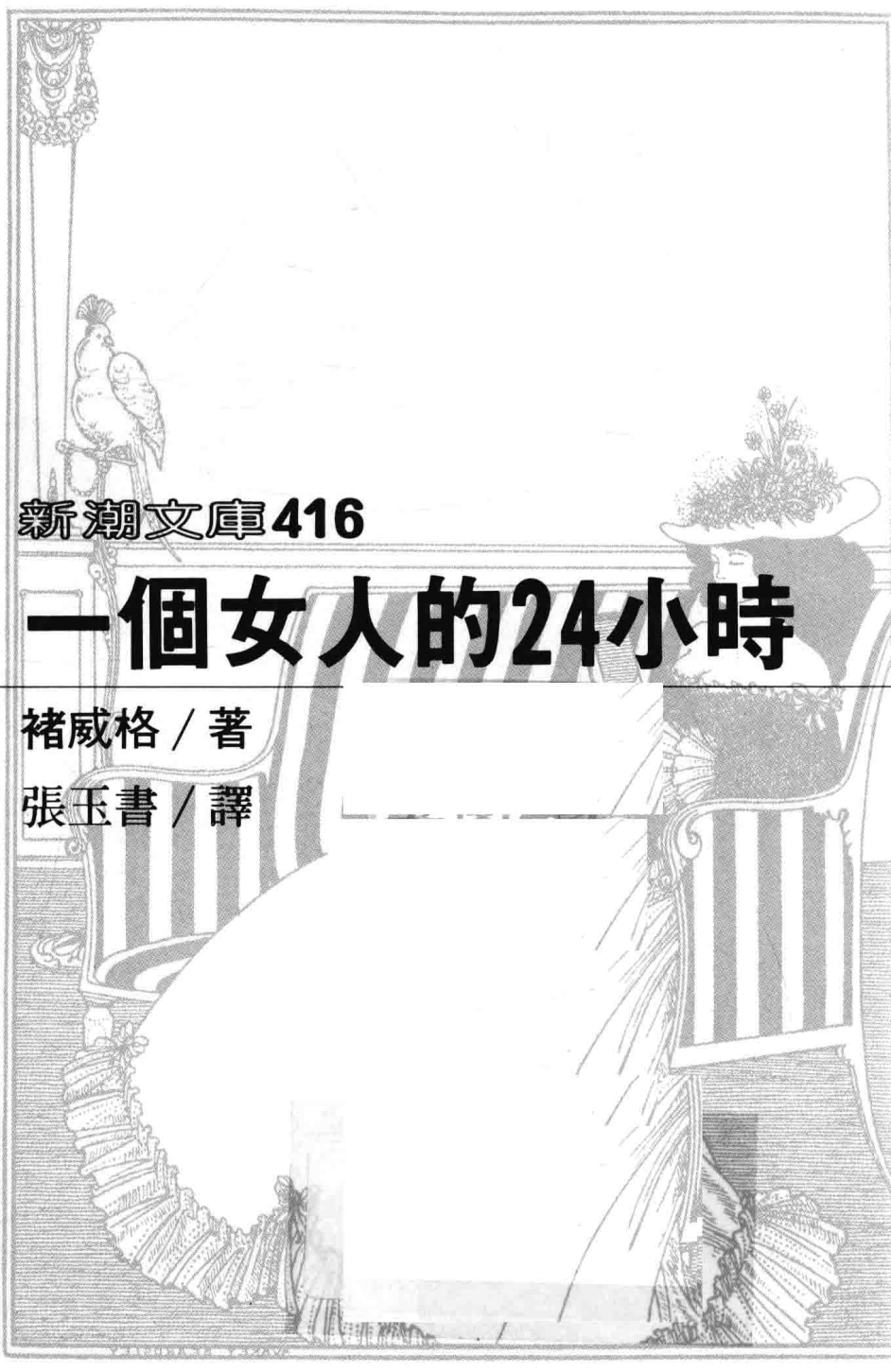


一個女人的 24小時

褚威格
短篇傑作選之二

褚威格／著
張玉書／譯





新潮文庫416

一個女人的24小時

褚威格 / 著

張玉書 /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一個女人的24小時／褚威格著；張玉書譯。--
初版。--臺北市：志文，1999〔民88〕
面；公分。--(新潮文庫；416)

ISBN 957-545-690-4(平裝)

882.257

88012963

新潮文庫416

一個女人的24小時

原著者 褚威格

譯者 張玉書

初版 1999年11月

再版 2003年6月

定價18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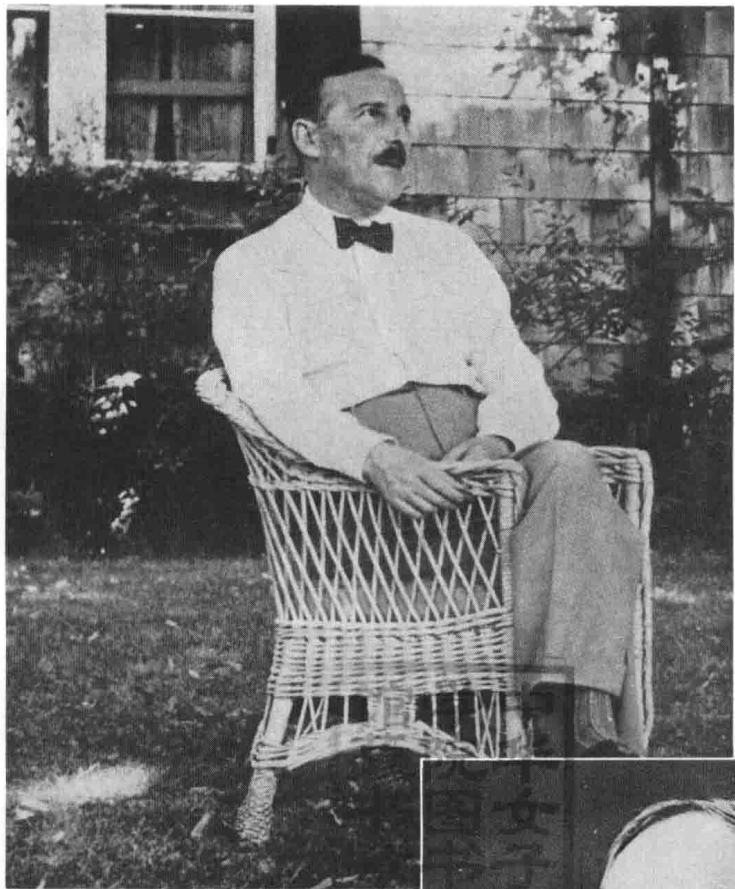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28719141・28730622 傳真 28719151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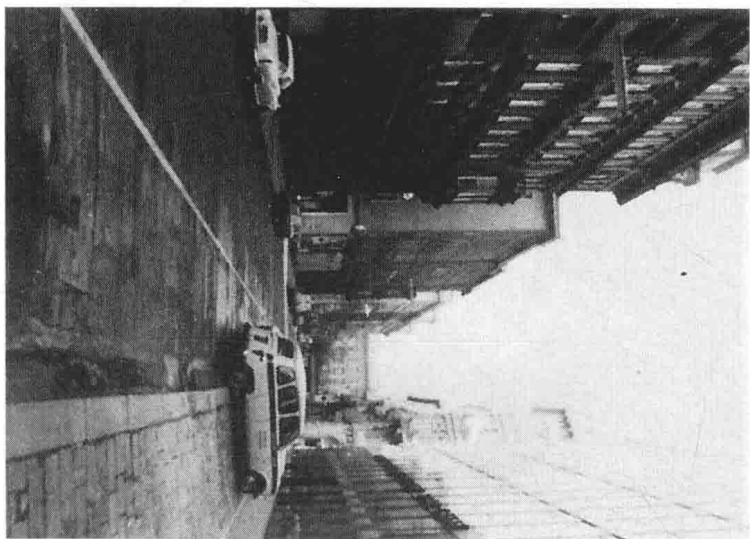
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奧國猶太裔作家史蒂芬·褚威格
(Stefan Zweig, 1881~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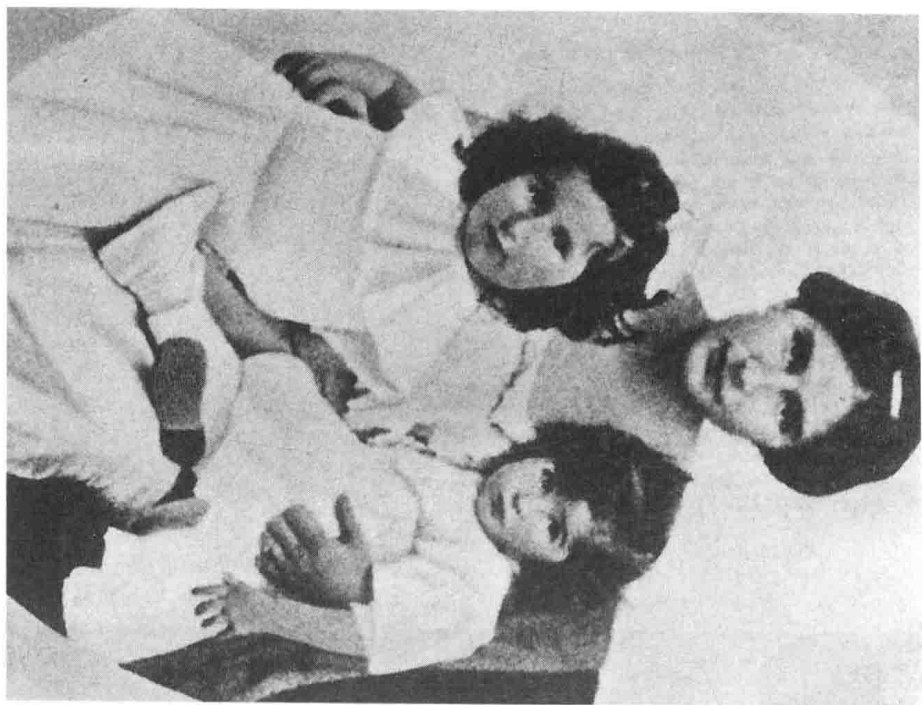
►文學上的知友羅曼·羅蘭



▲作者出生於維也納話伊特街

▲父親莫里茲·措威格和田親伊達合影





▲29歲時的褚威格(1910年)

◆與第一任妻子芙麗朵莉克所生的二個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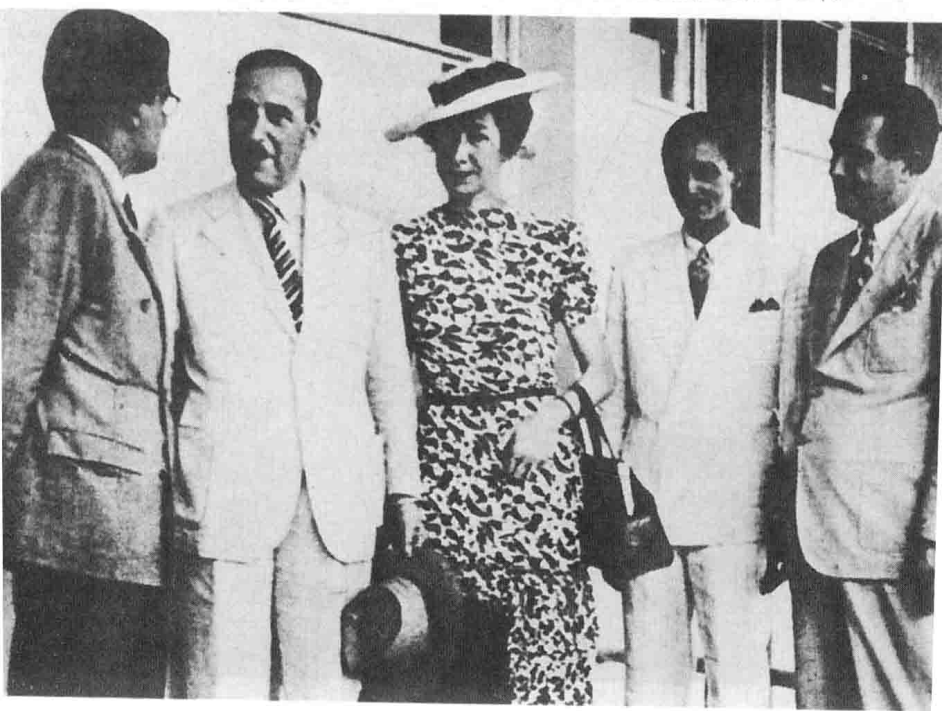
◀ 褚威格的筆跡

Protopolis 24 and 25 October 1942

Dear Frederick, I have not more to write to you than kindest thoughts. There was not the fantastic carnival in Rio but my mind is far away from festivities and more distressed than ever. There will be never return to all bygone things and what is depressing us will never give more what there never had to afford us. I am continuing my work but with a quiver of my strength; it is more convincing and not habit than really creating. One must be convinced to continue, to have enthusiasm, and to stimulate the others and have to find this too. All my best thoughts are with you and I hope your doctors find good opportunity to work and to go ahead; they will still see the better world after this one. I hope you are in fairly good spirits and in perfect health and that thought with its variety gives you at least satisfaction for its artistic wealth - here I have had nature and books, not just books what I read and reread again. Love ever

Ben

▼作者(左二)與第二任妻子(左三)合影於巴西(1940年)



〔目次〕

台灣版譯序		1
褚威格的生平和小說藝術		5
里昂的婚禮		19
償還舊債		33
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小時		65
無形的壓力		141
象棋的故事		189
褚威格年譜		259

台灣版譯序

奧地利的褚威格，俄國的契訶夫和法國的莫里亞克被公認為二十世紀三位出類拔萃的短篇小說家。而作品譯文的語種之多，銷售量之大，則以褚威格為最。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斯蒂芬·褚威格出生於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維也納當時已是歐洲著名的文化中心，群英薈萃，人才畢集。奧地利的文壇也出現了一片繁榮景象。還在念中學的褚威格在十六歲那年，便發表詩作，博得一致好評。就這樣，年輕的褚威格便作為抒情詩人登上文壇，接著又作為劇作家嶄露頭角，但是使他蜚聲文壇的乃是他的中短篇小說。

褚威格受佛洛伊德深層心理學的影響，在作品中著力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讓讀者窺見人物內心的奧秘。本書搜集的這五篇小說，寫於不同時期，內容不同，各具特色，但是披露內心世界，刻畫內心衝突，却是其共同之處，這就是心理分析的手法。

一九一一年發表的小說集《最初的經歷》，便已顯示了他小說家的出眾才華，他的作品《家庭女教師》和《夜色朦朧》是通過孩子和少年的不同視角來揭露成年人愛情生活中表裡不一的雙重性，深刻的社會批判寓於純樸真摯的感情抒發和優美迷人的景色描繪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褚威格親眼看見戰爭的殘酷和人民的痛苦，寫出了反戰的作品。

大戰結束後，他定居奧地利的薩爾茲堡，和人民一起經受了戰後饑餓寒冷和通貨膨脹，分擔了一般庶民的痛苦，創作了小說《看不見的珍藏》，以飽蘸同情之筆，描寫通貨膨脹如何吞噬了一般庶民多年的積蓄，給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二十年間，褚威格的創作達到了巔峰，數量驚人，質量俱精。經過多年的辛勤勞動，迎來全面的豐收季節。一九二二年發表的小說集《馬來狂人》和一九二七年發表的小說集《感情的混亂》，表現褚威格在中短篇小說的創作上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當時歐洲文壇流派紛呈，褚威格吸取了各家之長，却保持現實主義的風格，牢牢地把握住現實。他特別喜歡表現那些在人生的搏鬥中遭到失敗的人在精神和心靈上的優越性。《馬來狂人》的主人公醫生，分明是被社會唾棄淪落到遠東叢林裡去的人渣。可是最後，在他的靈魂裡還能迸發出一些正義的火花，爲了維護一個婦女的名譽，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信守諾言，視死如歸。《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更是一曲淒婉動人的讚歌，歌頌至死不渝的愛情的堅貞。在肉欲橫行、愛情墮落成商品、婚姻變質爲交易的時代，一個少女能愛得這樣忘我，這樣無私，這樣純潔，使人讀後就像在令人窒息的穢氣中嗅到一股清香，在滿池污泥中瞥見一朵白蓮。這是對人的讚美，對美德的歌頌。難怪俄國文豪高爾基讀到這篇小說，感動流淚，

讚嘆之餘，又破涕爲笑。

褚威格後來這樣回憶兩次大戰之間的這段時間：「在那幾年有位客人造訪我家，並且好心好意地在我家落戶定居，這是一位我從來不敢期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褚威格日後不無得意地回憶道：「我的中篇小說《馬來狂人》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廣爲流傳，通常只有長篇小說才能如此。它們被改編成劇本，公開朗誦，拍成電影。」「我發表的每一本書在德國第一天便出售兩萬冊，報上還沒有登出任何廣告呢。」他的書被拍成電影，譯成各種文字，暢銷全球，銷行量多達幾百萬冊，在同時代的作家中，獲得這樣巨大成功的人還不多見。這巨大成功的祕密乃是：勇於割愛，善於割愛。褚威格寫道：「如果我寫了一千頁，結果八百頁進了字紙簍，而只有兩百頁作爲篩濾後的精華留下，我也絕不抱怨。」

一九三三年法西斯上台後，褚威格的作品在德國被焚被禁，僅僅因爲他是猶太人。破壞人類文化的法西斯匪徒剝奪了褚威格寫作的權利，實際上也奪去了他生存的權利。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突然傳出褚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殺的消息，去世前，他創作了生前發表的最後一部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這篇優秀的反法西斯小說也側重心理分析。它不去描寫法西斯匪徒施與無辜受害者的肉體酷刑，而是突顯其「文明」的暴行。他們把囚犯置於單人囚室中，對人的精神施加難以忍受的壓力，這種酷刑雖然無聲無形，却比有聲有形更爲凶殘。他自殺前兩年完成的自傳《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詳述褚

威格生存的時代和自己的心路歷程，讀者不難從此書中聽到他的控訴和告白。

褚威格在他的絕命書裡寫道：

「使用我自己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而我的精神故鄉歐洲亦已自我毀滅，而我的力量經過長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後消耗殆盡。所以我認為還不如及時不失尊嚴地結束我的生命爲好。對我來說，精神上的腦力勞動是最純真的快樂，個人自由是這個世界上最崇高的財富。」他祝福朋友們「經過這漫漫長夜還能看到旭日東昇！」而他「這個過於性急的人」決定「先他們而去了！」如今，不可一世的獨裁者希特勒早已葬身瓦礫之中，遭到千古唾罵，而褚威格却在他那遍布全世界的廣大讀者心裡得到永生。

如今由德文原著翻譯的褚威格兩本小說選集《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小時》能交由台灣志文出版社獨家刊行繁體字版，收入新潮文庫，這是一種奇妙的機緣，相信通過文學與藝術的交流更能印證文學家的生命不是獨裁者希特勒之輩所能摧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汀·葛蒂瑪說得好：「好的文學每在絕望中追求一些不可能的東西。」旨哉斯言！

張玉書於暢春園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褚威格的生平和小說藝術

不論是煩惱還是死亡，都不會威脅到我們的靈魂，因為我們知道更深的愛。

——赫塞

褚威格 (Stefan Zweig, 1881~1942) 是猶太裔德國作家，出生於維也納，也在這裡完成小學、中學教育，曾在柏林大學就讀一學期，後來在維也納獲得文學博士學位，褚威格是傑出的小說家、傳記學家、詩人和翻譯家。創作的盛年剛好躬逢第一次大戰和第二次大戰，而希特勒的納粹黨掌權後，不但掀起世界大戰，而且展開全面屠殺猶太人的惡行，褚威格亡命天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落腳的巴西與年輕妻子雙雙服毒，結束自己創作輝煌的生涯，聽到這個惡耗的褚威格迷，只有同聲歎息……。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蒂芬·褚威格出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父母親均為猶太人。在祖父那一代從波西米亞遷至維也納的褚威格家，到了父親莫里茲·褚威格的年代，先是在郊區開設工廠，接著又於維也納證券交易所附近的諾伊特街成立商店，展開大規模的地毯製造販賣業。父親雖是富商，但却生活儉樸，不喜擺排場，曾經說過一想到要在「撒哈」

（當時維也納第一流的餐廳）跟公爵或伯爵並肩一起吃飯就讓人感到厭煩，果然終其一生都沒有踏入過那家餐廳。父親至死都堅辭勳章或稱號，相比之下，從布列陶亞家帶來豐厚妝奩嫁到褚威格家的母親伊達就顯得活躍多了，各種宴會或活動無不主動參與。若說褚威格的個性繼承自母親亦不為過。

小學畢業後，褚威格進入瓦札八年制中學就讀，在中學時代，褚威格就已立志將來要走文學之路。在自傳《昨天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中，褚威格一再對中學時代枯燥無味的氣氛，逼使人變成「讀書機器」而嗟怨不已，對早熟、文學氣息濃郁的少年褚威格來說，不滿於這種環境毋寧是理所當然的。在學校中他根本不把功課放在心上，整天跟朋友泡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大談文學和戲劇。

這個時期對褚威格來說具有決定性的重大事件，就是霍夫曼斯塔爾的出現。在世界文學史上，絢爛耀眼地嶄露頭角的事例不勝枚舉，但是像霍夫曼斯塔爾那樣光輝得近乎夢幻式地出現的事例倒是絕無僅有。他以「洛里斯」的化名發表的詩中早已迴響著圓熟、完美的韻律，而知道作者僅是十六歲的少年時，當時讀書界的驚訝不言可喻。以後對褚威格來說，這個大他六歲同為猶太人的早熟詩人就是他的偶像，也是為他引路的明燈。年輕的褚威格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像霍夫曼斯塔爾那樣。然而在早熟這一點上，褚威格却是絲毫不落人後，在中學時代，他早已經在柏林的雜誌《社會》上發表作品了，中學課程甫告完成，他就成為維也

納《新自由報》的固定投稿人，而進入大學就讀後不久，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銀弦》。就這樣在全家人的支援下，褚威格展開了華麗的文學人生。

在瑞士迎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褚威格，立刻決定回到戰敗的奧地利，但是一越過國境進入奧地利，隨即目睹了讓他終生難忘的一幕——奧地利皇帝夫妻在寒風中於大批人潮的送行下離開祖國。這對褚威格來說是極具象徵意義的光景。從這個時候起，對褚威格來說，奧地利和維也納都已經不再是故鄉了。

戰後返回奧地利的褚威格定居於薩爾茲堡。這個時候他已經跟芙麗朵莉克一起生活。褚威格認識芙麗朵莉克是在一九一二年。兩人的邂逅頗具戲劇性，當時在一家餐廳裡，偶然坐在鄰座的美麗朵莉克捧在手中看的正是褚威格譯的《維爾哈倫詩集》，兩人就這樣開始交往。可是當時芙麗朵莉克不但是有夫之婦，而且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即使離婚了，依照當時的法律，要再婚也不簡單。兩人向市政府提出婚姻登記是在一九二〇年。

遷往薩爾茲堡定居後不久，褚威格即出版收錄巴爾扎克、狄更斯、杜思妥也夫斯基三人評傳的傳記《三位大師》。這部作品可以說是在他原本的領域——傳記世界裡的開花之作。隨後他又陸續發表了《約瑟夫·福煦》、《瑪麗·安東奈特》、《鹿特丹人伊拉思摩斯的勝利和悲劇》、《瑪麗亞·斯圖亞特》等傳記名作。這些作品被譯為各國文字，並獲得世界性的聲譽。而薩爾茲堡的家裡，名士來訪絡繹不絕。並且他到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去旅行，都受到空前

熱烈的歡迎，大劇院和廣播電台的演講席，則對他虛位以待。這個時代對褚威格來說，是他一生中最光輝、最美好的時代。

一九三三年，納粹在柏林進行焚書，褚威格之名亦列入受驅逐的作家黑名单之中。一九三四年，以走私武器之嫌他在薩爾茲堡的家受到搜索。從這個時候起，褚威格就已經下了逃亡避難的堅定決心。第二年的一九三五年離開薩爾茲堡赴倫敦，申請英國市民權，但是許可尚未下來，他就遠渡重洋到了北美，並且在當地的家裡都還沒有「安定下來」，隨即又逃到了南美，結果褚威格最後的住處是設在巴西山中的彼得羅保利斯。這時候他已經跟美麗朵莉克宣告仳離，與年輕的夏綠蒂·阿特曼再婚。

一九四二年初，日軍攻陷新加坡的消息給褚威格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他說：「我非常清楚這個事件的嚴重性，因為我對那個地方並不陌生。」他指的是在一九一〇年赴印度旅行的事情。當時褚威格應該已經充分看出這個最難攻陷的軍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了。他是個世界主義者，對身為喪失故鄉的流浪者來說，這個事件的嚴重性，給他的感受當然數倍於常人，在他看來，自己的世界已經結束，已經成為「昨天的世界」了。二次大戰勝利的前三年，褚威格與妻子在巴西寓所仰藥自殺，結束了他輝煌的創作生涯。

回顧褚威格的一生，最讓人感到吃驚的，就是他旅行次數的頻繁，其旅行一直到達印度、南美和世界的盡頭，並且在所到之處向著名人物尋求知音。另外他的演講次數之多也叫人吃

驚，即使說他後半生幾乎始終都在做演講旅行也不爲過。由此看來，褚威格顯然不是孤獨詩人型的作家，而是積極參與世俗與現實世界的作家。他並不是躲在象牙塔中的遁世者。

褚威格能說多種語文，把世界當作自己的家，將世界的名士當成自己的朋友，以世界主義作家的姿態建立自己的世界性的聲譽，但是不巧却置身於不幸的戰亂年代，既無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守護的家，也沒有可以獻身的土地，只得在世界的盡頭，在納粹和戰爭陰影的威脅下選擇了死亡。正因為他是個道道地地的世界主義者，所以才會那樣的感覺到走投無路，亡命絕望的痛苦，這也正是世界主義者的悲劇。

包括褚威格的中篇小說《馬來狂人》《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小時》，或者長篇小說《焦躁的心》，以及無數的傳記在內，他所有的作品中始終可以看到的明確特徵，就是在熱情的噴濺中捕捉人性的光輝。或許褚威格原本的人性觀就有這樣的傾向，不過給予他的這個傾向以強大的影響，使這個傾向更加明顯的，可以說就是巴爾扎克。褚威格對巴爾扎克的傾心、欽佩之至，一九二〇年的傳記名著《三位大師》中他探討了巴爾扎克，那與其說是巴爾扎克的評傳不如說是讚辭要更爲允當，從頭到尾，他對巴爾扎克那從遠離道德之處，以熱情的噴濺去捕捉人性的態度，始終讚譽備至。

只不過巴爾扎克集中在一個熱情上予以單純化去捕捉人性的手法，在文學上可以稱爲支配的熱情或主情，這種手法本身甚至可以說是跟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共通的一個傾向。然而